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

臣滿廷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周府崇善王教授秋巖蕭公墓誌

蕭君之解度支部而佐吾州也蓋嘉靖末云而會守不時闕
蕭君數行守事余方自廢里居君不予鄙時時過從焚香擁

揚執文甚適也而君之父秋巖公來視君因留養卽中蕭君
為人峭直彊敏以幹濟見長而公間用博大寬平劑之以故
蕭君所得上下聲逾於前而公益自晦不意見客屬蕭君與
守後先上事幕府火暴起丙舍翁挺身出督吏卒撲之火垂及
堂皇而息翁又別飭幹吏移牘避火諸猾黠不得有所侵舞
州之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公一日謂蕭君吾嚮者虞女以遷客
故倦吏耶今者乃不倦吏也吾去女歸矣毋所事乃公矣公
歸而蕭君進蘄州守再入為度支員外郎蕭君之守蘄屬

天子新即位應詔上書條十事事多剴切公聞之驚曰
封事固不限遠臣即遠臣遂封事耶兒伉猶昔也何以
免而亡何君竟坐斬守計罷公乃迎謂曰吾固已言之
雖然吾念而之不得老也庶幾從我老而又五年公以
壽終蕭君故嘗令浮梁而最則浮梁之士大夫以帛往
已吾州以帛往已斬以帛往具如浮梁而又十年蕭君
來介觀察使鄭公茂之狀以請曰不孝之不得志於地
下也十年矣以公之未寧宇而不敢請今者公誠歸矣

而竟不請是不孝之死吾先子也余欲謝母諾而吾州之嘗受經者侍御吳君進士楊君毛君佐之州之稱薦紳者復從吏之蓋鄭公狀畧云公諱桂字芳卿其先自蘭陵徙安成又自安成徙興化遂為興化人宋宣和有掄及發者相繼成進士遂號甲族至明而世世受耕與儒其後有公璇者合羣從子弟共居戒毋得徙著有子曰公儼以博雅稱所著書甚夥而皆邃於理性傳子公仁甫出授經旁郡嘗卻奔女歸遺金於主時人稱

之三世事皆具郡志中公仁甫妻林而舉公五歲不能
言既言即敏異受書輒誦十七補衛諸生亡何以優等
得廩食當是時公為諸生聲籍甚故侍郎鄒公太僕丞
鄭公與公同起諸生其試相乙甲而內莊事公數操經
質疑難然公天性孝謹居喪毀瘠骨立三載不入內客
有紹公入酒肆者甫坐伎以酒來公大驚絕道走歸舍
竟夕自責數郡有吳丞者禮公誨其子公自誦誦經術
外不旁及他事吳丞亟謂其守周識吾蕭生否後進中

叔度也公友愛其仲季槐樟甚會皆蚤卒撫槐之子奇熊而教之夷於蕭君而又有從弟標者亦從公指授舉子業皆後先取科第而公始膺貢除廣之瀧水訓導瀧水自得公師而諸生梁崇舉於鄉二百年所未有臺使者材公連攝封川及瀧水事二方之人皆愛之會瀧水令來公解令事無幾而落徭以尉之擾之也叛而攻城令登陴譬解不得公徐輦而啟閨郡徭前羅拜曰是蕭公耶嘗攝令真長者取一言解公嘗遠出迂御史為蠻

所窘且及矣乃默禱曰天以某有隱慝則殛之母使王
吏見汙賊刃忽大雷電風雨蠻解去又嘗部諸生宿於
江夜有龍起隣舟盡壞而公舟獨吹徙陸以免擢浙之
太順教諭亡何倭來薄城令當出戰謂公曰將毋內顧
何公曰毋慮也願一切假令權吾請閉獄帑而後從事
於睥睨凡旬日竟無他公又嘗捐歲奉修學宮博士弟
子感之像公以春秋祀而公遷教授得周之崇善時公
尚在浙頗宦簿而浮梁令入南度支部請以祿養公公

遂移牒乞致仕御史監司交異而禮之觀察使茂其一也公之就度支維揚關養謂曰關譏而不征非古耶即不能無征如竭澤何蕭君唯唯以故其權濫恒務依寬平而故大司寇毛公愷慎許可人也一見公而貽之詩有古貌古心語其來吾州州人今大司馬凌公雲翼亦以公長者而器蕭君公之先既聚其族不別食而食指日益衆至公代為政且不給公與蕭君謀務節縮其出入而均共之其返自吾州盡出其帑紆家困且以卹故

師後及親友之憂衣食者公之歿卒之十年而蕭君用
公教不衰部使者以義門格上當旌公之卒以隆慶庚
午距其生弘治己未春秋七十有三唯公之先世世有
壽考凡四預鄉飲而公獨為賓祭酒娶蔡孺人再娶陳
孺人俱有賢行而俱先卒丈夫子三曰奇勲即蕭君癸
丑進士娶於吳其次曰奇烈又次曰奇照俱郡諸生而
亦俱先卒俱娶於林倭之變又俱以節死載郡志女二
適柳璵陳龍光孫男二維堪娶於陳維增邑諸生娶於

鄭女三適俞騰蛟陳維學其一許林廷選曾孫男三大撫大振大拔女二其一許黃垣奇勲尚未有子子弟之子某墓在金雞山之原王子乃言曰吾故知公而賢蕭君然以吾州人之故益賢蕭君以蕭君故益知公是宜銘銘曰

公歸而介二姥以安而土不知公者知公之子奇勲甫奇勲之為奇也未竟吐是必有子噫公且終為祖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紫河張公暨配

伍孺人繼配王合葬誌銘

公始娶於伍而舉三丈夫子也伍以嘉靖甲辰卒而中子伯大尚少云居二十年而公始卒而伯大成鄉進士矣人或謂伯大子哉痛而曰未也其又二年而公之繼儷王卒其又三年而合葬於翼龍山之陽人謂曰魄以安矣子哉伯大曰未也逝者猶尚泯泯其明年伯大成進士又六年以邑令高第徵拜御史又三年以兩宮恩贈公如御史官伍得贈為孺人如公品人乃曰是不泯泯矣子哉伯大曰猶未也吾今而後始圖所以不泯泯

者乃手為狀走使與幣而請曰嚮者寔而虛幽宮之陽以俟石也唯先生辱之言夫久矣不佞之與伯大知也夫不知其人知其子今以伯大知而志其父母則何辭狀之畧曰公諱引字升之世為蜀之定遠人父曰樂潛公福公生而明穎寬和所受書輒誦又善三倉家學當是時大學伍公臣有六女顧愛其第關女曰是女也淑必有以偶蓋數偃蹇而後得公而奇之曰女可依而顯也公書成當補諸生而病目每益讀病輒益甚乃歎曰

奈何以書奪吾目哉目廢矣有書安所用之遂罷去不復留意而所誦臆經史輒能通其旨奉二尊人夔夔齋慄伍孺人尤能潔烹飪調齊鸞殖以相之公歲時課農省耕斂修閭左之社酒茗修脯不問而繼則於孺人乎資矣嘉陵江自天漢擘果閭至邑而迂回互曲若不欲去者公結廬受其勝曰王子方所謂長河已縈者哉因榜其齋縈河而今大司空曹公省吾題詩紀之人以為實錄云樂潛公始授公家家故給而燬於火漸困樂潛

公晚而娶小婦舉二子割公成腴以與之公以是大困
人或謂公公曰令吾父業而未至此將何所取償也維
伍儒人意同公公用以益舒而諸子自任步趣則伊吾
里塾中矣樂潛公與公母闕夫人俱老壽然俱病咳逆
不成寢則公與伍儒人俱不寢蓋三年一日也其卒而
俱毀痛喪葬易戚人蓋兩稱之公初不喜飲影響避酒
人若讐晚而更樂之謂醉鄉吾真宅也遇酒輒飲飲輒
醉醉輒長歌古詩篇以是終其身王亦名族也性慎慈

其繼伍而儷且老矣公曰以分吾家秉憂代伍母遺子女而已王能如公教公壽六十有八伍壽五十四王則七十四蓋長於公四歲焉所謂三丈夫子者一鶚為散官娶於宋次一鯢即伯大今方按行留倉文學政紀重臺端娶於席封如伍又次一鶴以特貢入太學女一適嘉定教諭章尚忠諸孫男三肇淳肇隆肇熙女五婚嫁皆士族伯大又言公易簀而手不肖曰吾死復何恨所不覩若易青衿不覩若母易淺土少介介耳今不肖幸

易青衿而繡吾三尊人易淺土而樂而竟不能使公觀之已矣非先生文又奚慰哉不佞不能辭伯大請顧所慰伯大者則非文也銘曰

生而家于江以觀夫波流之擊撞風烟目而日月胸歿而歸于翼龍以避江之噬衝其土豐而氣龐鬱芊葱龍竝然其標曰有明張端公偕二室人之藏

封文林郎句容令懷梅丁翁墓誌銘

余里居而嘉善人丁君賓為句容令其治所與家俱距

余四百里而近諸自句容來者無不嘖嘖稱令以為在
古桐鄉中牟之間而嘉善人則又亟道丁君賢不置已
而曰非獨丁君賢也乃其父尤長者余故已自廢物外
然不能盡忘所謂賢長者而丁君繇令高第入拜御史
今年正月忽舍御史冠而冠麤麻恃竹而來謁介其友
人管大夫志道之狀以請曰父已矣所藉以不朽者惟
先生大夫亦曰是狀也御史之兄寅草也而不佞潤色
之不佞以御史知丁翁以御史兄草悉丁翁是故狀而

無愧色也余乃曰吾故聞丁君賢而其父尤長者何敢
辭誌曰丁翁者諱袞字龍卿父曰梅隱公乾母計夫人
其先五三公自宋理宗季而顯數傳為黃州府判長如
又四傳為梅隱公公之生兒時已穎拔有氣槩嘗與羣
兒戲澤中相者過而目屬之曰是兒也不貴則大富且
能以名見重公亦雅自負曰富貴易耳不以名見者非
夫也於是梅隱公陰器愛之授之書與貲不問而亡何
梅隱公卒時公甫弱冠而諸弟庖表袞咸稚不任乃銜

毀庀喪事小緒即拮据理家秉奉寡母撫諸稚中外謐如也然坐是不竟治博士家言而其間左豪故難梅隱公而少公者謀起獄窘公所訟牒後先且三十六紙公挺身出而直之諸少公者咸服而一族子獨囁以公故腴田九百畝為贖券淺直投餘姚之貴人某貴人來行田公長揖曰貴人故貴耳不能加桑梓即某欲事貴人不敢以先人之饘粥為贄貴人無以應曰與之邑庭質之公請攝諸佃戶與族子對呼曰某某其族子不能識

也取券而驗其跡族子跡也乃以其田歸悉分授諸弟
曰善有之母以飽他人腹也公所治家其操放大率如
梅隱公而加精又出之以恕諸勤苦必先其臧獲所分
而其必取後以是咸感奮不愛力南畝益拓公世世長
賦至公而益欲然不一切避曰吾而逸誰當其欲者令
治城備倭計工分任公獨得水門或謂寇來獨為若耶
公曰夫孰非我宗黨閭里且徃役義也卒以先期就里
中貴人聞而有所詢屬令好語素勇役是不能一相代

乎公曰後吾役為義代他人役不為義且某非貴人家馬牛也令亦無如之何於是里貴人相戒毋敢加公而公益折節為恭謹某子甲嘗踵門而詈公公歛衆入避之居三日其人忽暴卒人以賀公公愀然曰非意所及也公既以羸聞諸緩急告貸者輒得所欲去狎而婁至應之無倦色且曰錢者泉也又通寶也是安能虜守我公恒謂少孤奪治生不能終博士家言以為恨吾有三子安忍棄之農若賈乎於是長子宦最穎工屬文蚤夭

寅與賓之所就外塾經師斥置書籍其直不復為訾省
矣寅既補邑諸生次當賓而學使者家比壤故有連居
間者相屬公聞而笑曰吾解授子經不解授子謀進獨
謝弗往而賓已裒然登選久之例俱升太學上舍明年
秋當應試二子文皆在高等而寅以小迂格見斥賓報
至公不色喜曰小兒子乃遂敢先兄耶既寅歸而得所
以見斥狀邑邑成疾公慰之曰兒幸有身在何虞也一
第外物耳自是賓之舉進士及為令公皆有所訓勅而

於令尤切曰吾嚮者旁視令不職噤不敢吐今可以吐
矣寧拙毋巧寧緩毋驟唯勤與廉可以補孱勉旃哉令
以是淬厲有聲其滿考而封公如其官御章服與諸薦
紳齒委蛇若素習者卻而從田父野老游又快然適也
守相數以鄉飲大賓請謝弗應居恒謂富貴而過自損
故善猶為富貴動也然跡其舍堊乃更閭閻咸敝矣公
生平喜赴義一飯之恩不敢置之然亦不能忘睚眦晚
而與俱化性朗爽不設城府與客語必肺腑一然諾若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蓋環公里而衣食凶吉之費多於公乎取公末疾垂四載為禱請仁祠踵相屬也歿而哭之亡弗慟者語云富好行其德即公所行德寧借富哉公時時念梅隱公蚤逝不逮養榜其齋懷梅曰所以志也毋論伏臘烝祀即一語及其先艱難狀涕洟淫下不止矣奉計夫人以色養屬諸弟立而計夫人欲次第就食公力止之曰兒幸長得供奉大快且奈何以一食故而僕僕吾母耶計夫人樂之為加匕箸竟老壽死賓為

御史無幾念公病遂請急歸歸六閱月備志物之誠公卒不起當公之病時人或謂公不以時析箸耶公笑曰析以止爭不爭奚析且易簣神采揚揚不亂公之卒以萬厯壬午七月十八日距其生正德庚午二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三娶呂孺人有內行先十五年卒事具唐先生樞志中所謂三子皆其出也陸氏來繼之寅娶於浦舉一子太學生鉉娶倪有子一賓娶於吳封孺人女二亦呂出也長適太學生朱可宗先卒次適諸生盛洪項

鳳梧寅一女適陸啟顓賓二女尚幼葬

闕

之闕嗟乎

公雖稱御史父其封乃令耳以一令不足榮公為賢令父足榮公雖然成令賢者公也是宜銘銘曰

手起家而授之子又為之師業成而後身食其推父以子貴識者曰非若樹陰德而務滋貴自致之有家纍纍過者必式請徵余辭

太醫院冠帶醫士竹逸呂翁暨配鍾孺人合葬誌

銘

呂翁者諱麒字希文有婦曰鍾孺人呂翁之先吳邑之
烏鵲橋人也至明興而有敬明者避兵常熟之沙頭已
割沙頭隸太倉州遂為州人而又六傳為樂隱公益樂
隱公饒兄弟而以材見奇於里人曾老尚其孤甥女遂
為曾氏贅舉丈夫子四其長曰贈中書舍人彪而季曰
呂翁王先生曰余甫髫而從外王父沙頭則識贈君蓋
是時猶稱曾氏云贈君長身飄鬚其丙舍子錢徧閭里
膏腴之業相望而沙頭俗故以貲相高酒食徵逐所談

說無非游大人者而贈君性倜儻能以義舒歛其財不甚從俗諸季以贈君故皆有家余頗識其人顧獨不識呂翁而里中乃多稱呂翁恂恂長者語云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曾未何時而贈君之子廷評道熾別駕道輝諸生道光鄉進士道炯呂翁之子兵馬指揮道煜公乘道燦太學道炳輩皆驚起為京朝官文學行誼衿帶郡國間而呂氏得復為呂夫本厚者末繁且夫不有居者誰與行者呂翁之從贈君起而其後席之以其

資誦法而取顯牖故曰鄒魯之雍容與周鄭之纖晉其
相待而成一也呂翁之始遊於清源也尚中賈而獨不
好挾持伍中伎以無貳價稱顧獨有天幸輒倍息久之
遂進為大賈而輒棄去之曰吾奈何以末富耶歸而課
家人耕其耕而息則使代墾里之蕪者語其主曰縣官
不而假也屬長賦則又以餘穀為貧戶輸曰吾不忍若
相牽就敲朴也尤好以德償怨里姓之蘇嘗構公於官
官治得蘇侵賦狀當戍呂翁顧匿而免之曰以爾惡我

惡爾我寧異爾也徐老為呂翁行販歸而空橐以見斗
酒勞之更出母錢貸之至再不倦顧氏貧鬻呂翁田而
併其先墾地既得直謀徙墾呂翁固止之曰汝母徙墾
吾代而稅代而守蓋四十年封樹猶鬱鬱也有惡少某
者營而詈呂翁市欲以嘗呂翁而如弗聞也者竟自愧
去呂翁之為長者非有所緣飾蓋自天性然以贈君之
覆露之旦夕上食如子姓禮仲兄鳳天而遺嫂曰曹呂
翁供養甚備時會人曰兒輩用有家故使我得還呂雖

然微曾誰與我呂也每家祀未嘗不先曾而後呂而是時道燧治北金吾部有聲懼呂翁之不逮封也例上公乘冠服為一御即謝去曰田舍公何知冠服毋苦溷我當是時鍾孺人旁睨而笑曰固知翁之不恒御公乘冠服也曩者佐翁最纖嗇時未嘗有損色也及稍進而饒至大饒未嘗有益色也吾故曰公乘冠服之不能呂翁當也呂翁雖能用計然起家而鍾孺人寔共之事取規畫呂翁或能得八九鍾孺人乃十不失一矣而又慈而

好施予里中兒頌稱鍾孺人母下呂翁鍾孺人先呂翁
十三年以嘉靖甲子卒壽七十呂翁以萬厯丁丑卒壽
八十三狀其事者從子即道煜云道煜又謂呂翁中歲
疾疴且委頓而邁異人黃授之以吐納之術立起他受
黃吐納術者即弗起也鍾孺人老得蠱脹且殆如呂翁
而夢神人授之丹一丸而茹之亦立起此其事近誕然
鍾孺人生平好佛氏言呂翁即不好佛氏言而能行慈
憫與其言不倍其歿也皆無疾而鍾孺人至欣然謂兒

輩吾行良快口誦彌陀號而逝嗟乎拘儒斤斤守方內言
寧足與語此呂翁有子五長道灼其婦項甫就室而夭貳陸出
也次即道煜婦王繼婦朱又次即道燦婦蘇又次即道炳婦
凌繼婦顧孺人出也又次道焯側盧出也夫孺人所共計然起
家者也而又居約乃為呂翁置二而首尾二丈夫子亡間者此
不為尤難哉五子之有子女者各五長者亦補太學生曾孫
之為子女各三諸嫁娶皆名族墓在某所銘曰

始末業終末俗與天游無頑璞佳者藏潤者屋疇者穴

室且穀曾而呂鼎厥族

故聽泉張翁暨配洪孺人合葬誌銘

吾州之稱恂恂篤行長者蓋南郭張翁云翁之配曰洪
舉三子而長者材曰蘭溪令新洪之卒也在嘉靖末而
新尚因為諸生窶行營宅窆張翁固止之曰俟我而後
入土蓋又二十一年張翁始以壽終新時用蘭溪最移
劇淦父老請留畢均邑畝賦事未發而奔自蘭溪故猶
稱蘭溪令而殷子都之狀則稱新淦令云其略曰翁諱

淮字伯東別號聽泉其先歸德之夏邑人也挺者高
皇帝時從起兵隸馮宋公有戰功不盡錄僅長其侶為
纛帥徙鎮海衛又數傳而至翁父全娶於陳廼生翁少
讀書且就病咯血而棄之為小賈尋進中賈矣而是時
洪孺人之父某以貲雄上海里中孺人頗挾家橐而來
公全任俠喜客以是益發舒客日益進而又不能其伍
中人數起獄相窘翁與孺人悉內外而佐之應而會令
甲諸纛長入都校槍不勝降入伍公全以翁壯任之俾

傍肆他武事賈為廢又以孝奉公全終附身附棺其費不貲數尋有島夷訖餘皇傳翁井翁與洪孺人挺身出廬索委之矣始翁少而感癘不食飲尸卧者旬餘而孺人謝膏沐不御以身共浣被幾併殆至是孺人頗以挫產故意邑邑翁解之曰嚮若出百死以為我今我幸故在而身外胡恤乃相與懽然僇力什一餘息稍稍不虞歲矣而新用博士弟子高第廩州學宮少子仕明亦補嘉定諸生翁故善吳音季弟湖繼之愈精而諸子間亦

有能和者於四候得佳適輒相聚談說山林間事興至
歌發激羽流商貫石行雲翁父子兄弟飲量不能合一
升而相對啖少菓餌蔬粥日夕忘倦人謂翁何所見樂
翁曰必汝所見樂而樂者則無日矣新之成進士而得
巖邑也翁乃時嘿然若有深思隱憂者人恠之曰翁豈
有所不足耶而更不恆若翁曰否吾念諸師帥黔首者
不能得黔首心以與吾子語輒扼腕謂己力不能得之
今者力能得之矣而未保也且吾所以樂者謂不嘗竊

造化羸矣吾甚畏之及新之為令乳哺其貧赤而狙擊
大猾去虎冠剪厥爪牙黨之者陰喝翁興以書沮令翁
聞而樂復故時呼弟湖謂曰可賀我我又何所虞然翁
竟以不戒風露病矣翁古貌骨堅碩飄鬚垂臆間孝友
敦厚與人接煦煦惟恐其傷之也諸少年多妄語翁則
亦日與語然欲伺翁一妄語不可得而其亡負然諾出
入不異價蓋環翁而居者數舍大小信之矣里社有疑
事翁推為三老有賽會翁推為祭酒以至州舉鄉飲禮

翁推為上賓然恭謹益不廢翁素強鮮疾至開八袞健
啗幸內視聽步履如壯夫既病寢劇猶強起不廢盥漱
屬蘭溪有移命翁手書勅之曰宜以便道急之任母念
我我故亡恙也尋謂新之子介儒治喪如其家可耳且
吾不忍獨侈於吾儷遂卒春秋七十有八前卒者洪孺
人甫五十有三而已新之歸治喪也世貞實吊之罷哭
而猶啗已語微屬曰傷哉不肖之晚於成也蓋不獲以
一命逮我父矣乃吾母又見背不肖蚤而至不獲升斗

沾也胡以稱人子既而曰不肖之始習凡將以至制科也今猶耿耿焉若機杼聲中出矣蓋母授之也傷哉何以報我母也世貞故蘭溪令友也是時心以不朽許之矣無幾而墓成無幾而新以誌銘請無幾而殷子之狀來殷子亦蘭溪令友也其文核而婉世貞弗如也翁有丈夫子五而所謂洪之出三者長即新其配桂舉孫一介儒娶封御史吳文炳女次忻兩配皆黃舉孫二魯儒娶王繼朱鴻儒娶李又次即仕明其配陳繼顧舉孫三紹

儒聘陸啟儒睿儒幼未聘側室周出者二曰哲曰旃亦
幼未聘女二歸陳時政者洪出也先卒次許字朱某者
周出也孫女三長適通其志曾孫女四俱幼墓地在彭
家浜以八月某日葬銘曰

造化遺我羸而不承之則迂多取之則愚翁以樂承羸而
歸其餘有婦曰菜實惟拮据同厥劬不同厥愉相率而安
畢如之墟於戲後之人有不勃然而興也乎

雲南路南州知州進階奉政大夫六柱曾君墓誌

銘

衡陽去京師六千里而遙故路南守曾君之子綽偕計吏北未幾而君以壽考終其計不能之綽所至罷公車應歸道金陵而後聞之慟哭馳抵家則已附木者四月餘矣大痛詆曰奈何母可以致一念逝者乃具事狀授幣於同宗之契長洲令鳳儀俾介而以隧道之石請屬不佞已倦筆研謝絕一切而長洲令為言之急且不忍於綽之孝思也返幣決例而志之按狀君諱喬字子木

其先不知所自徙居衡陽者六世而為槐谷翁琦以行
誼稱里中娶於余無子繼娶盧有四子而君其季也槐
谷翁多隱德垂六十而舉君每撫曰善不必不報則是
兒也實當之君果少警穎有大度仲氏行賈而舟敗盡
沒父橐後析產法當稍賠以補其兄弟而君甫十歲餘
獨讓不受曰所與銖鏤析者何人也父益大奇之而君
稍長精經術屬文爛爛有聲華十七而補郡諸生弱冠
試高等食廩粟自是每試輒高等郡太守吳興蔡子木

餘姚胡闕

前輩慎許可不敢以諸生待君而君亦用

古文辭自標顯不盡用經術然自是遇省試輒北而益
有聲東贄北面稱弟子者屢屢矣久之始以貢升南雍
垂十年所總之後先十屈於大試迺歎曰天乎必我所
有遲於志者不能得之彼彼亦安能盡格我志謁吏部
選而吾郡太保嚴公訥為尚書試而異之擢第一人得
廣西潯州府推官至則署貴縣事時貴方以凋劫聞君
為之節浮冗寬力征修賑貸綏流移甫效而移署平樂

府之賀縣治復如貴潯闕守還視守篆守至復以調行
君復視篆如故中間三奉臺覈南太諸郡賦獄俱以明
恕稱而其於郡政尤辦治臺使數下書慰問司理上攝
守下攝令中沿檄考覈他郡邑井井司理起諸生胡考
於吏也間且有尺一上尚書矣滿三載得遷雲南之路
安守時盧太夫人且近百歲公以道遠不欲往人或謂
太守佩銀緋垂若若綬不快耶公曰吾安敢薄路安守
吾奉百歲母而跋涉貴竹箐若間固所不能即東吾母

里又安能出聽事吏民畢而亡所間食寢也吾歸矣蓋
人人稱君孝廉云已太夫人遂安君養以終而君能毀
瘠備禮不以煩諸兄諸兄每自歎曰固也吾於十歲兒
已愧之而況今長者然君之事諸兄則益謹性不喜問
家人產娶於寧而賢悉以委之節縮之美盡斥買圖籍
晚節皮一室隨手得之即吾咿反覆早暮寒暑亡間也
尤不喜自奉食不重肉衣不累纊取無饑寒而已室不
別供張取具而已既里居以兩宮推恩賜爵一級君

當拜大夫遂巡久之曰奉職無狀安敢以辱明主恩
而會綽薦鄉試第六人君復謂曰小子得吾所不能得
雖然益吾畏也綽念公居約久製一綺幔一綾襦以進
君駭不視曰此非我所安若念我乃欲我為子孫侈師
耶綽謝不及乃已君之卒以萬歷壬午十二月距其生
正德壬申春秋七十有一婦即甯夫人舉丈夫子二長
即綽娶羅氏先卒次絢郡諸生娶陳氏女一適太學生
朱公芾孫男三文翰郡諸生聘吳太學諧女文典聘廖

太學汝功女一尚幼絢出女三適太學生陳孔琯次字
祝元芳次尚幼葬地在政義鄉彌陀橋之原綽既叙君
行而復稱之曰君於書無所不讀至為史則指掌千古
賢於倚相矣書學則三倉矣文則匠西京矣詩則濫觴
六季歸閭於開元矣大小今隸山陰父子矣行草分篆
則次仲子玉以逮虞永矣余不能盡信以質之長洲令
曰然吾見路南君之門乞書與言者踵相齧也其古之
不知於今則鮮儷矣長洲令故能名理不調語者也銘曰

以為遇靳一第以為不遇試循吏不奪於仕維迺志
不累於道維迺藝是曰孝廉曾大夫之隧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故喻安人夏氏墓誌銘

太史公之為喻安人狀曰安人夏其姓父曰處士公新建人母萬媼處士公以智計俠里中有子女不甚愛獨

愛安人撫而戲萬媼曰何物嫗迺能舉此息而安人之
為女時則以婉嫗負志操稱矣而又善女紅敏妙少比
處士公益愛之難其偶顧乃歸素軒公某為喻婦安人
之為婦時姑劉孺人與姑之姑熊孺人咸在而熊孺人
者年九十矣有知人鑒顧亦撫安人曰何物女子也而
來為我家福安人亦罄志力以事二母從外家得少珍
鮮輒分以共奉度小羨則傍及諸姒不一私入口久之
熊孺人以壽終所奉者獨劉孺人且老命諸兒婦各析

箸而比舍火延素軒公室為燼自是產旁落素軒公儒者計無所復之旦夕把書卷吟嘯自寬盡以家秉責安人安人身絀績為勤儉素軒公雖不能問出入然其意時以甘脆急劉孺人而不欲約及客安人勉體之度不給即簪珥時時屬酒家蓋終劉孺人身無幾微口體間而素軒公與客交為驩即倉卒不疊耻也安人為素軒公舉五子所以撫誨之甚篤公性嚴有所不當意輒賜朴安人啼且謂曰教兒固當第不念我心痛耶素軒公

為小解而仲子邦相遂成進士高第授工部營繕主事
奉職亡害久之用廟恩封素軒公如邦相官而安人
亦得今稱顧其為勤儉益甚中表或謂曰夫人幸已貴
胡自苦乃爾安人曰兒子幾不墜家戒奈何以吾故判
其廉安人之有今稱也邦相實篋而致冠帔安人既已
愀然曰吾恨夫熊孺人之弗及見也與劉孺人之弗逮
也於是素軒公亦愀然曰吾恨吾父若母之弗逮也邦
相素為其尚書所重會尚書罷言者批根之以他事逮

論司寇刑安人聞之坦然曰命也兒子固不墜家戒邦相適楚幕職歸而安人屬末疾為謝却一切早暮湯藥中安人謂素軒公趣治兒裝云何邦相私於公曰母病未敢也安人聞之怒曰爾一蹶之是沮而不思效且令人譏若必撫宦乃赴乎邦相又固謝曰母病未敢也一日安人忽起憊髮命進匕箸曰有間矣又一日強行立益匕箸曰有瘳矣邦相乃辭之楚幕歲餘量移得天台令命下而安人竟用前疾捐館以是邦相匍匐歸毀幾

至隕安人雖自力起家然其性良慈晚而益甚偶一色
莊其子婦尋悔曰得無使彼濕束乎即庭扃間不聞其
叱叱音也宗黨有長年者則敬之賢智者則推之不肖
者開誨之貧者衣食之蓋安人卒而幃哭自閭左右而
達於巷若一也安人以正德甲戌生其卒以萬厯丙子
男五長起娶夏某女有隱德次均即邦相娶散官鄧德
女繼千戶賀應祥女贈封亦安人次壤娶隣某女次壘
娶方某女次裁娶儀賓楊奏女孫男十三人應誥娶儀

賓陳銳女某聘金某女某俱起出之道聘某女之德聘
舉人鄧以誥女之仁聘叅政劉經緯女之禮聘舉人楊
一麟女俱均出某聘奉新廖某女某聘羅某女某某俱
壤出某壩出某裁出孫女六人一適兵部侍郎阮文中
子湘一許聘隣某子一許聘胡某子一許聘生員吳某
子一許聘毛某子一尚幼太史公之狀云爾邦相既成
喪服除而歎曰天乎吾何以生訣吾母哉讀其狀曰母
庶幾若生也則又曰吾竟何以死吾母若生且慰母也

謀於友而得余拜且泣曰是必為我銘幽宮之石石在某所余悲其意而許之太史公又亟稱邦相文學慷慨有志行政術以非安人事故略焉太史公者鄧以讚也銘曰夫而壽子而貴爾之際唯爾致何以幽銘若志何以明太史氏

黃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鴻臚君極之將葬其母吳太孺人也偕其弟中書君榜走使踰千里以司馬汪公伯玉之書若狀介而請誌銘

於世貞中書君之獲稱友世貞也其繇自司馬夫司馬
業已狀之而又何世貞辱也二子之為辭曰以狀請而
先孺人如有聞於先生也誌銘石而納諸幽矣先生之
言行而先孺人如有聞於世也夫不忍於先孺人之沒
者孤子也能以先孺人不沒者二先生也余悲其意而
許之按狀太孺人吳氏故歙溪南甲族與竦塘之黃世
世通婚姻太孺人父曰道澤母汪太孺人少而婉嫕閑
靜能習禮書及鄭氏孝經矣已又精女紅筭而歸於黃

是為茶山公某茶山公既棄儒而賈游淮揚間傾其豪
賢長者公雖輕訾為節俠顧有天幸其贏得過當愈於
織塹太孺人多代公治家秉折節為勤變化有概家用
是益起遂甲郡國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者非耶太
孺人之先諸子婦儉也食母重簋衣母重采而其旦夕
共養舅姑惴惴焉恐溫脆之不盡適也曰何敢以儉我
夫子之尊人而公所歲烝嘗必致其豐腴曰何敢以儉
我夫子之先乃至為具延親執亦必腆曰吾何敢以儉

我夫子之客於宗黨鄰里之貧者大小有所贍曰何敢以儉我夫子之鄉人歛俗不恤媵姬太孺人獨加卹曰何敢以傷夫子意也又不子庶孳乃孺人則均子曰何敢以薄夫子遺也乃其里中婦陰相訾非之或誘之皆不顧茶山公卒夫人日戒其四子婦曰吾佐而翁治生而翁操其入吾操其出鍾釜入之圭撮出之今黃析而四矣汝曹得無圭撮入而鍾釜出乎哉已戒其舍中子曰夫富怨府也不曰能以其富下人乎以故終太孺人

世嘗更起不大誅而鮮訟敵之累者太孺人教也極榜
俱讀書明經術不第以文藝薦極為鴻臚署丞榜為中
書舍人舍人滿三載茶山公得贈如之而太孺人有制
詞矣舍人治冠帔而薦太孺人悽然弗肯御也謂生不
及當而父身我何以冠帔為然太孺人之後茶山公而享
諸子共者踰二十載而始邁末疾既革謂諸子曰而父
之棄我久今始得相從母恨矣且而父死而曹能毋墮
其家聲而父不死吾死汝曹能敦孝為友吾亦不死揮

手別乃暝實萬厯之丙子五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辛酉九月五日得年七十有七子女云云墓在金監山之麓世貞曰余遠不習於黃汪司馬實習之曰太孺人歿而非出而為叔季者均毀也其臧獲哭於廂室者均叔季也宗戚之哭於堂者又均也閭井之氓婦弛擔織而泣相唁者又均也其亦可思也余又聞之古孝有三生以事死以葬祭而為名謀者不與焉其用思於親乃不若今何哉夫二子無所致報於其母而托之言以圖不

朽則又可嘉也已
是宜銘銘曰

始而相夫既而代夫以玉四孺子於成有臺馮馮字曰懷清標爾佳城家以永寧

凌大夫元配包宜人墓誌銘

余蓋與凌大夫善云大夫之喪其配包宜人而將葬也手事狀屬余以誌銘曰吾母潘太宜人哭而慟曰疇奪我孝婦也諸臧獲亦慟曰疇奪我慈君也已而其中表親戚至閭左俱為之哭泣曰疇與卹我也而况為之夫

也者為之子若婦也者痛可知也余竊高大夫之文而
悲其意因為之裁括成志云爾宜人之為包自孝肅公
著而其後從高宗而渡者世世為吳興望族至兵馬指
揮公大夏娶范安人而生宜人少婉嫕有志操諸女紅
咸戒習兵馬公內賢之為數偃蹇其配大夫雖幼朗而
其父比部公尚家食兵馬公見而詫曰是子也才非我
女孰當儷者遂以歸大夫大夫之捷於南都而宜人夜
夢神告曰有柴涑者與汝夫偕薦既成進士則今柴方

伯深偕大夫宛然相次也大夫為尚書工部郎所任三
臺瑠璃等四廠脩治正陽德安二門工日累息不獲寧
郊出酉入有子璘奇呱呱而泣弗視也而孺人之起寢
恒先後大夫手湯粥漿酒薦之大夫視天壽陵工宜
人方產女而難戒左右曰毋令而主知徒亂其意耳時
復有十壇繇為瓦若磚者三百餘萬而大夫獨為覈三
殿之餘以應之中貴人不得侵牟其利恨大夫甚所以
媒孽者百方大夫內憂之宜人解曰夫是中貴人者能

生齟人耶有天子法在何憂然大夫出權江陵稅而
竟中中貴人譖以考功法謫矣自是繇定州佐徙倅大
名進常州同守宜人後先從閨政肅如也大夫藉以無
內顧專精為循吏然竟中僚友飛語罷大夫初聞罷意
不能無動疏請廷辨之宜人復解曰君休矣奈何與愴
壬爭短長姑為德於鄉可也大夫歸而宜人益務為節
嗇衣絕重綺食絕重味夙夜先其臧獲耕蠶以時家稍
稍起矣比部公病脾宜人從太宜人問疾出而未嘗不

潛然也太宜人哭比部公毀宜人躬旨滫而薦之即不飽亦不敢飽以為恒凌之内外戚歲時伏臘過從者輒餅溢巷宜人為慰藉問所闕以次共給而大夫有仲妹寡而貧為具絮米醯醬錯道諸凌之貧者貸於大夫有所負不敢復言貸宜人以風大夫曰粟幸有餘奈何忍其族指餒哉大夫乃謀以仲夏人給米一石凶吉加隆族為潤者十二年矣大夫初聘於費而殤宜人之厚諸費亡異於包里中媪見者溫顏色而問之麥可飯麻可

績蠶可繰乎無也手杵耒而內之裡乃出則大喜相謂
宜人鄙我而其御臧獲雖以勤率先之顧其均勞佚
時饑飽簞楚不妄施咸忻忻如矣宜人凡舉子女九而
其成者獨湛初潤初及璘奇已潤初天湛初次天宜人
之痛潤初疾已在育之上矣寢後病且甚家人秘湛初
訃久而微得之痛益甚遂不起得年僅四十五湛初娶
於張為太學生天相女故御史大夫莊僖公孫舉一女
許聘陸大武璘奇娶於閔為官生道孚女故太宗伯牛

塘公孫大夫云吾嚮者不為家而家治吾不知所繇也
今內外一切不問不舉矣器用委者不收矣醯醬委垣
者敗矣客至不呼茗不出矣稚子曰高春臥矣時牢騷
不平亡為解者矣北地生有言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信
哉大夫名迪知以政術學行聞於時湛初為太學生潤
初為諸生皆負才氣使不夭必有以自見者墓在某所銘曰
以宜人之大歸而二愛子其依存為大夫而依之者為
少兒得非歸者樂而存者悲耶噫嘻

黃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之卒也蓋以丙子十一月云而其夫中書君哭之慟已而曰北地生有言妻亡而後知余妻也若不穀妻則何待亡而知於是將以明年之二月葬而謀所以志幽者謂王子言庶幾不朽哉乃束幣加璧紹汪司馬之書而來請余不能以不文辭其狀則出汪司馬汪司馬之言曰歛閭右族則黃氏望竦塘吳氏望溪南其重貲敵而又世世相婚姻孺人之父吳某嘗倅臨江故稱

臨江公孺人十六而歸中書君中書君業已有文著雋聲臨江公指謂曰息女良貞而配也中書君之父曰贈公其偶某夫人孺人兢兢事之無疏節相夫子婉婉無違言至所以居先後尤自損抑不敢以豪服見其居室唾聲不出闕其臨闕履聲不出庭及一視家政而諸臧獲凜凜受約束無敢慢然孺人居恒好為德所衣鋪靡不饜人心見而肅如也退而懽如中書君既通籍殿中孺人從而京師歲大侵道多殍孺人分遣外豎以朝夕

伺質賢來者輒予一杯粥裸者受一襦不幸死則受一棺以為恒諸自孺人起者道相望也嘗有子立朝謀乳之獲一嫠察其輔有泣色詰而對曰夫李病瘠且死自匿而以嫠見嫠故易售耳孺人曰柰何鰥人夫而以奉吾子乎立焚券遣歸不責償孺人故以鮮子而為中書君蓄二姬歛族妬相怪謂胡渠爾孺人笑不答然立朝者孺人產也九年而又產立範愈益奇中書君謝事歸有餘索置義田宅以居食宗族斥塋域以待葬闢橋道

以便行旅時發秉庾出泉布以慰予貧民其端皆孺人發之然至治屋舍稍華廣孺人則曰此非所以示子孫儉也中書君咲為止孺人雖用施予得良聲然於他出納尤慎治漿酒醢醬脯醢按食經治易圃蔬果按汜氏書種種有法中書君喜客客至不戒內所出豐殺具如中書君指孺人質明理家政共內饋燈而課女工乙夜弗休也曰吾豈其能益之無廢先人云耳立朝既業就而游太學中書君少之與偕往孺人忽貽書趣使歸咸

相恠莫敢問歸僅越宿而孺人暴得疾捐館既斂中書
君按行寢室懸者懸笥者笥書契衣飾器幣各歸所亡
軼異哉其殆能前知者矣司馬又言孺人之既卒也毋
論中書君哀之毀即舉宗而五服內外者戚而中表者
無不毀矣毋論其家衆大小若失怙問左右無不若失
怙矣夫司馬今良史也以一女子行而津津不容口者
何也以為歆俗勵也夫孺人不愛其勤以成中書君家
又不愛其規以成中書君名而為二子師中書君竭力

而謀所以不朽孺人者有司馬不足而須王子言以銘
嗚呼是可以銘矣孺人蓋其封稱云中書君名榜在世
宗朝為侍從以最封孺人制詞所謂溫柔謹慎孝睦儉
勤者是已孺人得年僅四十三所舉二子立朝聘即司
馬女立範幼未聘五女其三及最少者出所蓄張長適
太學生吳士弘次適郡諸生方以巽中丞公弘靜子次
太學生殷光立大司徒公正茂子餘未議婚墓在塘之
東南隅

銘曰是為黃之內則余徵事於彤史而辭諸石以永永
無斁

華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華母者故江西右布政使陳公策女也二十歸奉政公
某當是時布政公鼎貴而華族甲於邑兩家望實略相
當奉政公少而脩詩書之業不遂有子曰憲副君成進
士以奏最再封贈公而華母始偕公而稱安人已獨從
憲副君封而稱太宜人母之卒壽八十二而憲副君哭

而有餘悲焉則以不及視母終也已乃悚然曰吾得所以慰地下矣苴杖走二百里以幣與母之狀而請誌銘憲副君之成進士與吾弟同己未嘗與之游而熟其為長者故不敢辭始母之歸奉政公也公父闕已前歿

獨王父在而性嚴東濕子孫婦公母進而謁王父則憂不得色母相之雍容進止薦湯粥柔聲和顏王父融融如也退而撫兩女一孺子而有隱念母前進曰有婦在夫人何念為則謂公曰姑所日戚戚者非以而女弟暨

弟耶是即吾女弟暨弟也為視食為調衣為計內外傳
經生女工婚嫁之資公母乃自寬曰吾不難母矣公亦
曰吾不難兄矣公母有母而獲以節壽終其病而治湯
藥浣廁沒而含殮葬送加禮公有母而後獲成孝會
且析箸人或謂公當家秉且二孺子之所自立而敢敵
產公第令敵產而稍取其儉者以語母母乃喜曰吾志
也公以病廢儒而習古文辭好吟咏母脩饋而從之時
已舉憲副君少能制科業既補博士弟子奉政公欲遣

之讀書禪悅院人謂母公筴迂即一子奈何遠之母咲
曰兒幼須乳耶禪悅多鉅儒游公殆欲以肆其耳目耳
自是憲副君所徵逐文會楮墨肴醴費皆母謀任之不
以煩奉政而憲副君為弟子試而小不利三屈於鄉再
罷公車召母不以責而以慰及其歌鹿鳴第金馬母不
以喜而以勉當是時奉政公始受封而冠衣偉如也母
亦瑱珠曳帔乃相謂曰定何如筴今不迂矣公尋寢疾
母晝夜共侍不懈其歿也誓與之偕往自是得胸腹癖

疾而其後憲副君以卽久次得遷今官治浙之溫處兵
備道家省覲里有不逞讐於家者衆謂必假郡司三尺
治之母曰家幸未躡若快志於一報而去羣不逞唯之
與阿何憲副君可以銘矣

銘曰是惟陳之令而華之儀宜爾王姑暨姑宜爾夫暨
而子而孫枝壽考且榮子寔報之土豐而滋厥肝羊祁
偕爾大夫安於斯

劉大夫配顧孺人墓誌銘

劉子威大夫喪其婦顧孺人而哭之悲已手草事行千
餘言而屬其子某扶服來請曰不穀鰥何以母亡吾婦
也日者卜從先人之壤兆子其不吝一言以文吾泉下
之石余謂子威言語妙天下不可以為孺人重乎子威
固請曰懼暱也必子而後不朽余與子威同年善再辭
弗獲而為之志蓋大都出子威草云顧孺人者故丞相
元歎之裔其後為崇明人至比部公謚徙郡城蓋六傳
而為孺人父曰春顧姓顯而孺人所歸劉姓尤顯其得

尚子威也尊章嚴尤欲試孺人以艱苦事至繼燭而無
倦色每視二大人膳畢則視子威膳以逮臧獲輒釜無
漏者子威憫之令休謝弗休曰吾職也既子威被推擇
公車入補西掖而孺人舉一子僅彌月而太夫人挾之
入視子威邸中孺人共養彌篤亡何子威移南牀孺人
復從而南謂子威君不可以勞內顧請任之扁鵲惟謹
而時事以稍異子威念大人老未敢以身許白簡然持
議慷慨絳灌間時時露棘矜孺人風之謝病即謝病弗

得請而果羅謗口當謫子威自恨不欲就選人孺人曰
人以私中君而法行之子法謫也如之何讐法於是子
威強起就選人得一官奔波嶺海孺人必從時時出酒
炙洗其勞苦而慰勉之曰君一意為縣官奉節守職良
璞不琢必有相明者已而得徙丞近郡孺人則已病進
僉臬豫州孺人從之豫州則復大病臺有所按覈子威
以孺人故欲謝弗往孺人撻之此豈君牀蓐地耶子威
忍涕往然數以念孺人請急而又坐矻矻持三尺不能

當臺意以是頗齟子威復得調子威謂孺人不堪再辱
矣念無可共養父母者頗鬻所遺田漸以至壁立孺人
素讀漢書謂貢禹老且自強買田為應召裴今子方強
仕顧不出而賣田餘歲之謂何妾知之矣夫孟德曜者
何人也於是身先其作役酤釀醢醬一切以纖嗇爭饒
時時操其母不求過當僮僕桀黠自利者言之子威而
斥之勤廉輸力者賞於是咸自厲不敢為飾情家事大
治再更三年喪其戚視子威而勞過之蓋百不以煩子

威而時微子威寢起則懼其不任毀也及子威微孺人
毀自匿避膚侵尋消矣以故子威益賢孺人而逮服除
孺人益自力治生子威益得寬滯於墳典海內之贄幣
乞言者踵相齧又以其間結客縱放山澤舟車使令鉅
稻羹魚咄咄取辦無問所從來孺人亦不使壘恥聞也
子威材高於世母所當念欲游於其表因頗稱佛道家
言而孺人尤慕好佛奉西方與子威意合然孺人獨精
心為之子威不能也孺人有二子三女皆婚嫁而二女

前卒僅季在孺人故念女然不欲以是傷子威心語及輒以佛法譬曉而已孺人性矜嚴不妄言咲里姻之跣跣無行者絕之以故不能盡獲鄉黨聲然至於良謹者雖踈必示親厚訊問周卹傾橐不小怯尤陰嗇所難能誌曰子威之具草蓋尤多情語彼所自不足以暱哉余故不盡稱稱其大者夫晉有潘氏子其文不能若子威婦死而傷之以悼亡篇名後世然欲質厥婦何姓氏何行黯然未有述也若子威之所以為顧孺人者足矣生

卒歲月子女葬地列於左

銘曰夫子藉爾而無虞於內顧爾寔相夫子以千秋之日而身乃晞日之露噫嘻是寧不為夫子之所深慕

汪淑人墓誌銘

蓋弘治之甲子而汪淑人產於胡也父處士珙蚤天母汪寡又十六年為正德庚辰歸封司馬公某其又五年為嘉靖乙酉舉伯子道昆其又二十二年丁未伯子成進士其又十年伯子以襄陽守最司馬公封如其官淑

人為恭人其又十年為隆慶辛未襄陽守以僉都御史
最司馬公復封如其官以品均故淑人為恭人自如然
前後皆有誥天子所以褒予良至其又明年壬申都御
史進為司馬天子覃兩宮恩司馬公與淑人始各有今
稱階各第三品誥詞所褒予視昔有加又謂淑人壽富
於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於朝以觀
爾子功淑人既拜上命而會司馬公安里居淑人事之
不成行伯子日怏怏思歸養其又三年乙亥乃以左司

馬子告省覲遂固請解司馬旦夕帥其仲道貫奉司馬公及淑人懽藹如也其又三年戊寅秋八月乙亥淑人以久疾不受治終越三日戊申成服伯子而下為子孫者若婦者諸為司馬公及公之舅舅若宗姓者若中表者為淑人之中外戚者他男女僕百餘曹各以次就帷中外位相弔哭伯子之擗踊絕而蘇者數矣司馬公強起正色而名伯子曰來孰與汝滅性也孺人業蓋棺論定於斯且藉汝而僥倖甲令之澤且又藉汝而得名士

大夫之一言以母逝逝者汝奈何緩重也伯子跪自數
以與仲競善病屏居前不能微淑人恙侍湯藥無狀死
罪死罪既哽咽不終語居三月沐當時祭諸弔哭者位
如前司馬公復強起正色曰爾昆能竟泯淑人之懿德
乎哉伯子跪曰唯唯於是淑人之從季者守前進曰惟
淑人姊之猶在襁而喪吾伯父也其事伯母稱令女矣
既字司馬公當歸寧不忍以膏沐見吾伯母也伯母以
節終淑人姊為之寘後即吾季宥矣而躬持三年服曰

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往伯父拊王父而葬伯母異丘弗獲合也歲時省封樹奏牢醴僕僕二墓者五十年一日矣司馬公曰信於是淑人之姑吳孺人其從子潛進曰潛有姑而婉贈司馬公淑人之事之婉婉如也其事贈司馬公夔夔如也姑季年病肺執淑人佐司馬公侍卧起不少衰乃今就臬阼歲時為吾姑奉烝嘗三十年一日也司馬公慘然曰信於是淑人之姒吳氏其從子橋進曰橋有姑而婉司馬公弟也其始不安庶不能下淑

人而淑人顧先下之因相與為孝讓居十年姑亡而杜繼也視如姑又三十年杜亡而莊繼也淑人且大母行矣視又如姑其視諸子女猶夫淑人子也其諸子女視淑人母也司馬公左顧其弟曰有諸弟懼然曰信於是帷之右諸母起曰固也徃吾曹二十有一人則皆門內親也淑人弟其次長者而子其幼者邇淑人春秋高不問錢穀諸子婦即告緩急甚則徹月奉貸之又甚出橐中裝以佐不充吾黨雅言淑人之組紉絲枲夫人能也

祭祀燕饗夫人能也即讀書好禮夫人能也至其慈惠
長厚稟於肫肫蓋相內無兩矣惟是二三饗旦夕將淑
人之賴而遽奪之謂吾黨何司馬公首應之於是諸子
期功以下籍諸生者立帷東宣言曰里中文武起家則
伯氏噉矢俶在外傳而我伯父方事周遊也惟茲歲幣
月脩咸淑人之是共蓋淑人四十乳仲氏愛尤右焉其
食之教之視伯氏等也不以愛移奪我伯父之督仲氏
嚴謂若何渠出而兄左也淑人謂家先世之澤洩於而

兄而小子即彊健不廢支祀足矣惡用為是措措殫餘力以希僮來及會伯氏以司馬上程書則移任子授仲學亦竟立人言伯仲競爽淑人樹之信乎司馬公曰信於是諸婦立帷右泣曰伯不幸而三納婦淑人三宜之其首吳僅七月瘵死繼吳死於京有女僅踰月淑人躬女之其後蔣淑人來歸念其女欲女之淑人弗許曰若自有子母溷也且吾欲以慰死者為擇鮑氏子而字故大司徒道明後廉無遺些言而婿蚤喪母淑人益憐之既

昏猶相依丙舍時有所贍給會介婦來淑人之字愛介
若冢均子也乃至為諸孫納婦字愛之均父也仲孫病
迷而其婦獨持室歲有常糈淑人閔焉代其憂嗟乎里
中所不足者非財也顧安得如淑人慈司馬公應之如
嚮者已有何姬匍匐伏几下痛哭曰以里俗之御貳如
束濕妾戴百死於淑人而淑人憐之若翼馭即不善便
辟以得見寬是幸而胡乃墮割內秉俾效尺寸即又不
自慎犯霜露之恙者三而三耗淑人之橐以資藥餌胡

又乃厯淑人之涕涕淚也淑人已矣曷不令妾薶蟻螳而獨生也已又大慟司馬公氣塞久之曰信於是諸男女僕搏頰曰淑人蒿目而憂人之憂豈惟宗戚間黨即諸男女僕有疾苦必以告有患難必以告貧乏必以告庾粟篋布惟所取之不為累公廩也蓋又數十年一日矣司馬公乃顧伯子曰嗟乎淑人自女而歸而姒而母而姑而王母而主母惟內外徵之靡間言可不謂賢乎哉孺子志之伯子雨泣叩頭曰唯唯退而屬狀以疏聞

上謂旦夕左司馬朝而迺有母戚其下宗伯司空予淑人祭塋如例祭有辭塋有便房題湊明器羊馬之屬其明年己卯八月以狀與幣來屬不佞曰幽宮之石子其誌而銘之夫王言之綽發將天地為昭焉夫王言賁於上而子辭於下其亦有以安家司馬公意也不佞於淑人猶子也不獲從帷以外人哭而敢忘頌德其志如左其銘如右

銘曰隆萬之初帝恤勞臣源本必先爰褒淑人俾婉司

馬翟弟魚軒惟茲淑人孝慈惠溫儉共罔愆匪夫之爵
而以子貴者垂三十年相政所被莫德非陰而大命弗
延帝曰汪母予嘉汝終司空治藏仍錫以祭少牢上尊
有餼有薌淑人歸墟伯仲在廬司馬在堂巷哭帷啼其
聚若雷卒哭而言乃詳標此懿行伯子敬受之以識不
忘時為伯子為時股膂夾輔王室著為微言中和且平
垂軌林式仲亦序興吹篳協塤聲我南國淑人之懿母
母婦婦生榮歿戚我操彤管勒之嘉珉俾內範永永無

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賈捷三

謄錄監生

臣

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勅封錢孺人褚氏墓誌銘

自中古之不忍暴露於其逝者而仁人孝子益思所以致其愛與慤而財力又足以辦之於是厚葬之所由興

而所謂革闔三操大鞅萬領壁玉戈劒鼎鐘鼓壺輿馬
女樂之為殉其喪必捶塗通壟而墨翟楊貴之徒得以
議其後曰柰何加功於無用而損財於無謂於是仁人
孝子之意窮而其稍有識者思所以顯揚而不朽之則
碑表銘誌之所由興蓋其說起於延陵季子之墓而漸
備於東京俗之流而下也則務脩其幣於公卿宰執之
門借其名銜以侈耀生者而至百世之後其骨與其文
並朽而不知卹今侍御錢君汝瞻獨不然喪其母而請

於其父封公曰母之棄孺子也孺子實在楚不幸而湯藥之日奪於縣官而亡所及已矣今且葬矣猶幸而天下之賢有文者皆在鄉欲請趙汝師先生狀而王元馭先生誌且銘之謂何封公曰吾與若母俱藉若而拜天子之命以顯今若復欲終顯若母我何制哉於是趙先生之狀成而王先生以父喪辭曰何以使孤操筆於諱也乃更介趙先生而問誌銘於不佞不佞固以疾辭而趙先生固請之曰侍御不得誌於公則痛且死不佞曰

我何以廁賢有文後也且夫侍御之一按齊再按楚其
程式之文名天下寧不能不朽於逝者趙先生三請之
曰懼私也必以公為命者余始不獲辭而據趙先生之
狀誌之誌曰孺人褚姓世居邑之釜山里而大父某亦
為侍御有名是為雪樓公父曰慕雪父某邑諸生娶於
孫生孺人以其明婉有志操也而鍾愛之擇壻而得封
公某舅曰西湖公某自錢氏盛而西湖公以豪顯所連
皆右室諸妯娒始習為華侈而孺人家故儒以一荆素

夷然其間自若也則相顧而曰使吾曹愧見紃穀矣西湖公性嚴難稱既向袁捐家授封公歲更大徭悉心力以禦園外而孺人代之內諸所較課耕織負遷米鹽繁細男女不易職晝夜不棄晷封公得以無却顧而他所規摩亦亡不稱西湖公意者西湖公性好客封公佐之日擊鮮醢酒以客為政孺人夙戒庖事供吐嗟需無少牴牾西湖公有封公孺人之為養而小弱弟曰庶者以進士官大行志益發舒矣而大行忽物故西湖公痛之

得疾亦遂不起顧有母徐夫人篤老困床褥間而大行之生母侯亦煢然無所依封公之侍大母徐也退而省侯也孺人媿媿相之而會封公之第三人皆蚤世其二無子使其子島嶠者子之而孺人屬之曰善事若母母更復母我也而其有子者撫之不異侍御矣自大母與西湖公暨仲季之歿四喪皆於封公乎舉而不至匱則以孺人為橐孺人又能以智經理其出入而操其贏至佐封公施予窮乏歲時問遺戚里必周又推而為橋道

渠井佛廬道院之助源源者亡已又嘗迎其父母養者
十餘年振業其子女而竟不害羸趙先生之稱孺人才
如此而尤致嘆於世衰倫廢兄弟之恩往往敗於室中
之構以姜肱繆彤之篤行長者而猶不能無枳於其肘
何古人之難而封公之易也則所藉於孺人者深也孺
人性尤儉樸其為刺繡女紅甚巧麗然不以一縷施體
治食味甚鮮曉然不以匕勺入口其待中外溫而有禮
然至巫師牙媼俳優女伎亡敢跡其閭者雖不多讀書

而居恒訓子女悉經典格言時御史業已工博士家語
孺人間問為我誦之聊說其義即解曰此訓故之稍文
者耳侍御之為司理廣州入臺連按部大藩孺人時時
飭勉母以已才而易事母以已重而輕民命侍御能精
心奉行之以故所至有聲實而至以語人微吾大人與
吾母胡遽能臻此而天子之璽書所以顯孺人及封公
亦然是以孺人卒而侍御哀思之不已益謀所以終顯
者而封公不之制也孺人之卒在萬厯壬午九月一日

距其生嘉靖癸未閏四月四日得壽六十有子男三長
即侍御名岱娶陳氏封孺人次即島邑諸生娶龐次堅
娶徐所謂出後叔季者女三一適王命益一適陳某一
許嫁孫某孫男四而為侍御者娶於趙即趙先生之弟
之女也塋以某年月日在許家橋之新阡呼余所以誌
孺人者如是已耳而何以塞侍御意

銘曰封公賢而疇與婦侍御賢而疇與母母有儀而婦
有功以母知始以婦代終噫吁是惟孺人之良於錢而

吾以銘其官

劉母瞿孺人墓誌銘

上海有劉茂才天民者篤論君子也少嘗事歸熙甫先生為古文辭已補博士弟子試不能盡利乃介陸遠而游我頗能受琢磨顧微其色居恒有不足者已慘服來謁拜且泣曰吾先孺人之棄二孤也蓋十有四年於今矣孤不肖不能選大人言以志不朽而姑誄之曰庶幾一命之責今試又輒不利而不及公身以徼幸於所謂

不朽者即蚤暮死何以見孺人地下已又泣且伏不起也余悲其意而許之誌曰孺人瞿氏父曰瞿翁以渭川簿終母曰唐媼孺人生而婉嫕及笄歸司理公是時司理公之父汀州公晚而始舉公有五妾各治其私念不在汀州公而孺人以一孱女子承家秉即能佐治汀州公喪而資司理公讀司理公即不能亡扞外侮得以無廢讀而成鄉薦者多孺人力也司理公之成鄉薦業好蓄古圖籍已好客已又好酒不問家而又兩厄於火嫁

一妹二女孺人勉而佐之又念司理公亡子為置貳曰
楊氏張氏遂舉天民及獻民蓋孺人撫而愛之若自腹
也司理公之任懷慶也孺人能先志以成公廉而會公
病歿乃謝事歸抵淮陰卒孺人欲從死不得強起治喪
歸歸而旦夕哭曰吾何以使二孤無殤也既免殤矣猶
旦夕哭曰吾何以使二孤室也為授室天民顧而獻民
唐矣猶歲時哭曰吾何以成二孤名見地下也自是天
民每夜讀書孺人潛聽之為經史言則喜曰不為奇衮

虞矣人或謂柰何從歸先生游是不當闌入右與時趣
左耶卑之無甚高論以取功名魚軒翟茀寧不為媿榮
孺人謝曰有之孺子得從歸先生足矣當孺人之為母
而其母唐尚在里居歲時之餉踵接也屬倭夷亂匿身
峰泖間必奉與俱時避寇而同行者舳艫相望孺人曰
是寇招也趣移之他港亡何倭跡諸同行者而燔之亡
得免孺人善料事命中尤能撫家人子飲食勞苦之以
故頗取緩急力家亦不廢孺人既已寢疾天民自其館

聞之驚奔候孺人強起謂曰我何病汝母以我故廢業也數數問婦顧已衽身得雄否而會天民有三從子邦寧者挾其二兄諸生與兄之壻貴勢嫁役於天民而難其名即以天民家人子名報欲以挫天民產而自為天民過邦寧所以大義責之邦寧復挾其母偕二兄蕪天民大困孺人聞而欲往救之不能也疾遂劇竟卒蓋天民曰天乎吾乃不能為母報邦寧哉自吾母卒而力不能敵遂代之役邦寧得以休力而累數千金產疽發背

且死謂其子曰吾貽汝數千金不能捐百一以美材哉
我乎子退而曰數十金不易措也且腐肉何知材蓋邦
寧斂而泚外見也意者天之閔吾孱乎孺人以嘉靖丙
寅十二月初九日卒得壽六十有六子婦事見前女三
適鴻臚寺序班顧從德太學生張時雍張秉模孫男四
亮工娶陸氏亮載即所問妊身者也聘朱氏亮猷聘潘
氏亮志聘孫氏女三其二適王紹霖余鳳階餘幼未字
嗟乎天民之狀著云爾亦可悲已雖然有子如天民可

以母悲矣誌而加之銘銘曰

夫仕而不竟試子學而未及仕其以慰而夫姑偕安于是是子也材必能繼而夫之志

郁西橋君配顏孺人墓誌銘

顏孺人之捐館也以萬厯丁丑而其為嫠也則正德辛巳蓋相距五十六年矣其所事舅姑而夫所字自子而婦而孫婦而曾孫及婦而玄孫男女也凡六世矣所事字存有養歿有葬而以孺人始終之也則三世矣嗚呼

可不謂粹節徽範哉凡女德之有聞則家不幸也王子
蓋讀顧先生狀而歎曰危哉郁氏之為郁也凡二世單
而又皆天不絕之綫寄之一孤嫠手而是嫠也不負托
而提攜之卒致蕃衍有聞以徵女史蓋鮮儷焉是宜志
狀謂孺人之得姓自魯郡公其後多顯者有叅政澤戶
部郎瑄瑄之子瓊州經歷吉娶於朱實生孺人孺人少
則讀孝經列女傳諸書其於女紅不閑而曉瓊州公愛
之為擇世家長者得郁為擇壻得西橋君體乾是時甫

十七而其舅稼隱公始亦少孺人而孺人顧獨任為婦
質明問安否退而漿粥脯醢之類相屬未嘗不自其手
調也稼隱公好客客取不時至孺人戒具亡缺稼隱公
則大喜稼隱公雖不恒治產而惡惰孺人之治紡績視
他客作必晨先而夕後以故相勉亡偷惰者稼隱公益
大喜謂婦孔孺人可以無虞老哉居六年而西橋君卒
有子順湖君四歲矣孺人痛絕復蘇撫尸而哭曰吾上
有二老人而下有孤孀是且代而子且代而父也於是

剪爪髮納之棺曰以是殉也其奉稼隱公孔孺人益共
謹問晨夕矣稼隱公孔孺人相繼獲以寬終喪葬經畫
一切出孺人毋違禮而閭左尚謂孺人可欺也孺人持內
綢而應之斬然乃相戒舍去孺人謂順湖君長宜學學
於外傳成矣宜室室徐有二女矣而憂之亡何舉子文
周乃喜曰未亡人乃有孫雖然猶累碁也為置貳舉二
子文忠文質而後慊於志久之順湖君與徐又相繼卒
孺人大嗟泣曰天乎豈余所以償郝氏逋未足而三孫

子二女之是厪為日夜課文周學而撫其少者於是文
周有大夫子三矣子復有子女四矣文周之試應天成
薦矣孺人咸及見之文周之薦應天明年而孺人病病
且屬續謂文周曰勉自立吾不憂見地下也孺人以弘
治己未生得年七十有九文周娶於夏文忠聘李文質
聘徐二女者長適馮志忠次適趙崇禧文周之三子曰
庭芝邑諸生娶於張廷葵娶於袁庭蓀娶於曹所謂子
之子女四者麟孫鳳孫俱未聘其二女許字華字徐皆

望族嗚呼蓋孺人歿而一綫之息繩繩矣臺使者郡邑
守令禮其廬而上之朝旦夕且旌文周以己卯十一月
葬孺人某阡附西橋君之兆不佞既志之而又銘之銘
曰

生百罹萃一軀疇剪爾舅夫子疇衍旃孫曾玄盡者人
定者天歸消搖以長年

朱孺人墓誌銘

朱孺人者諱順秀字葆貞其先徽國文公之仲子迪功

郎塾也父曰恒母張孺人生而儼雅不輕言動有周嫗者善媒恒謂孺人非貧家所得有也其父居亦賢其女而卓君某者美皙如冠玉朱卓皆棲溪中族里中喬木相望而屬卓產稍旁落有胡僧相卓君異之曰是當起家富而壽朱父微聞之遂許以孺人字卓君當是時卓君之父某商齊魯間數歲不返而母病家用益困孺人躬紡績以治甘脆不給則脫簪珥以繼之至躬為洗滌廁中裙二十年一日也於是卓君代父政家益拓如故

矣而未有子偶指謂孺人曰若胡僧與周媪言不驗哉
孺人謝曰未也乃陰為置貳有貳邵矣則又風卓君曰
弗洽弗娠也邵得專夕矣遂舉子文卿尋孺人亦舉子
明卿夷其愛於文卿弗使踰也文卿之偕明卿受小學
孺人篝燈手茶餅勞之即丙夜母使紡績前書聲止矣
孺人精於握筭米鹽薪油之類至細瑣也皆自其手裁
又耐御僮婢以寬承卓君嚴而委曲掩護以故時得其
心力即卓君之善拓家用計然息法而大槩孺人成之

也孺人固饒心計然一切從厚道隣有竊貨物者家人
司得縛之孺人陽驚曰吾托以致外家尚未發耶遂解縛
使去當卓君之母歿而執孺人手曰吾母以報若願若
得佳兒婦共養吾瞑地下矣然孺人竟不成爲姑以卒
春秋僅四十五當是時明卿僅十有四歲也其後業成
有官爲光祿諸署丞矣文卿舉於鄉矣卓君之所置貳
復舉四子曰立卿達卿顯卿順卿矣諸孫之舉者四矣
與女及女孫所婚嫁皆名族矣卓君嘗置酒合內外親

忽泣然而左顧文卿曰微而母孰有爾哉已右顧明卿
曰孰與我共家若而母哉已又顧達卿輩曰是有弗及
者而母有遺慈也已又顧女弟之適丁者曰吾卹而貧
不能若而嫂之卹而詳也文卿等皆感泣已復顧明卿
曰若母泣亦思所以不朽而母哉至是乃謀以己卯之
某月日葬孺人於武康楊墳山之新阡而明卿採孺人
事具草曰吾受之家大人而質之吾兄者然痛弗文也
周公瑕先生潤色之而以請誌銘王子曰婦人之為恭

儉易耳為不妬難夫豈惟不妬委曲以謀之而又推專
夕之御以毋怨於抱裋卓始繩繩哉能釋盜易能不忍
被盜以盜名難孰謂孺人女而不丈夫也其子姓詳具
銘曰

是宜夫者是宜子者奈何舍而夫與子而安地下

郁母楊孺人墓誌銘

余里中蓋有楊處士云處士始娶於郁而夭也意憐之
再娶得龔舉一女為孺人曰是女長必以歸郁之穎使

我得母寒骨於郁而其穎有諱緇者生而雋朗不凡處
士舉孺人歸之孺人敏慧婉淑善女紅其始至而事舅
姑也則宜舅姑舅疾病當大暑孺人不解衣而侍湯藥
者三月舅憫之曰少休矣胡自苦乃爾為孺人跪謝曰
職也新婦安敢自愛力舅卒而所以事其姑周者有加
當是時君緇佚不復問生產諸內外政孺人任之八年
而君緇疾且革孺人請曰所不敢殉子者上有姑所不
敢不殉子者下未有後奈何君緇夢語曰達也邇也而

俱有餘子則邇也之子嗣君緇卒之六月而君邇婦娠
子是曰鉅孺人即抱之曰吾可報吾夫矣或謂姑周曰
婦少不任嫠盍嫁諸姑周意頗動孺人泣請曰即不肖
而舍吾始與吾子而他事也不則有殉地下矣其傍立
而髻者姑周之小女也則又曰請不以小姑累大人而
并撫之姑周乃默許孺人之愛鉅逾已出也其愛小姑
埒鉅也姑周既有子遠邇謀徙箸分月而養孺人乃曰
姑老矣日食一升米不盡豈以婦勸井臼而煩我二叔

氏姑周感之為弗徙也乃姑周中褻相服褻亦自孺人
手合矣楊處士既以前婦故有郁盟及孺人婦郁而發
也益憐之而孺人間歸寧夔夔共奉用是小移處士庾
而姑周之喪葬也小姑之嫁也鉅之有室也與成立也
皆孺人一發任之君緇之從伯兄右泉翁者不佞外王
父也居恒夜分耳孺人機杼聲輒歎曰何必減茅寡婦
哉茅寡婦者州之善發者也守熊君以孺人格當旌屬
有兵事未及疏而署其節顏之廬久之以老疾終得年

七十有七孺人之始為節也僅二十九云鉅哭而曰傷哉貧也使孤有贏金束帛可以結交游緩頰公府者孺人不泯泯矣不佞曰不然孺人之所為節以許地下也非為世名也孺人不媿郁州邑自媿孺人是故因楊大夫士元之狀而為之銘曰

將無楊之淑而芬於郁其瘞也是為不磷不溜之玉

吳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萬厯之六年七月新除戶部侍郎臣文華言臣待罪嶺

右式遏無異狀天子不遺遠臣以犬馬勞入佐邦計臣
有母垂大耋不良於行嚮者軍事棘未敢以私請唯陛
下念之俾得舍惠文受憤緩鞚以從事湯藥不勝大幸
報曰可文華者今孝廉吳公也於是孝廉得嶺右代馳
而歸覲太淑人則病矣見孝廉喜良已因為酒盡見其
子姓羣從中表而又二載為八年庚辰乃示微疴以終
享壽九十孝廉乃復上疏歸誠以太淑人之祭若葬請
大宗伯言侍郎文華為國勞臣為太淑人令子所請宜

予報曰可大司空發金錢庀竈具而啟故按察副使贈
右副都御史鰲江公之兆而加飾之以太淑人合而並
祭焉搢紳先生爭侈豔其事謂太淑人與孝廉邁於近
代無兩者所造誄贊紀傳之屬如千言而孝廉意不憚
念無以文太淑人之幽宮慰永永乃手狀授其甥某走
三千里而乞不佞言不佞故以言辱知孝廉其何敢辭
按狀太淑人陳氏父曰提舉公元憲母黃孺人太淑人
女而懿嫗且材也提舉公當之滇任而道遠不能將其

二尊人而憂所以共養者太淑人則代之子矣提舉公以是益愛之甫十七而歸鰲江公當是時公之父贈公嚴而所內事則繼姑陳太淑人朝夕夔夔脩色而見之退而治脯瀹漿粥必腆不給則脫簪珥而繼之母使見匱於鰲江公也鰲江公舉於鄉屬遘厲甚篤而贈公捐館諸所治喪事及附棺太淑人皆任之鰲江公僅一慟而已稍蘇乃謝曰微若孰與代我子也自是鰲江公成進士除令廬陵入郎南儀部改司封出刺嚴州太淑人

皆從所至務以謹封鑰誰何臧獲出入曰毋使公有內
顧憂也嚴之水驟發薄城南而城之子女棲於睥睨者
踵相啗也太淑人聞之語公曰睥睨固上亢不及水獨
不憂下潰乎公懼然敕吏為亟徙他高阜地俄而下潰
所活以千計鰲江公每語人內子智不下吾吾得無官
謗於郡國者蓋有力焉既遷副嶺右憲則以道遠難行
計太淑人俾二媵侍曰吾上有姑而下有子公行矣請
為公任之蓋繼姑陳已前歿而又繼者宗少於太淑人

而嫠太淑人業已貴其事之猶陳也脩婦禮甚備而孝
廉弱冠補諸生有儁聲太淑人賓之游名士聞其進業
小懈呵曰不念而翁憶耶過勤則慰抑之曰兒憊矣且
休矣孝廉繇是得致其聲而鰲江公歸自嶺右僅五歲
而卒太淑人為家政則撫孝廉泣曰吾以若故不獲從
迺公地下雖然若不嗣起者即地下何以見迺公孝廉
益感奮後十二年連舉進士高第為選人首當北曹念
太淑人不便北風土白之太宰得南京駕部郎太淑人

聞而喜曰此而父舊游地也吾所為謹封鑑誰何臧獲
出入猶耿耿耳自是孝廉以僉憲視湖廣學右轄江右
可以舟者即奉太淑人舟公暇選簋豆進匕箸擁笏垂
魚以左右起居于于如也諸剖讞興革遑遑取決太淑
人儼然雋青州母矣其叅蜀藩視嶺右學以至督撫中
間臬於齊左轄於汴諸不可以舟者太淑人必賈壯而
示之使孝廉安於行然訊問之使以季遣羞果交錯於
道無寧畧也太淑人予書必勉之兒既以舍身畀縣官

母易念老人健啖不弱汝孝廉稍稍得自安於官其以課最以廟恩進太淑人故封繇孺人而太恭人至今稱則必飭冠帔珮琚以奉太淑人服而廟見既喜且掩涕曰兒成立幸至此未亡人柰何不與迺公共之也其在蜀在嶺右以武功後先拜金帛之賜四在汴而以大計拜金帛之賜一皆選而奉太淑人太淑人益大喜輒分其餘以贍親族曰吾不敢隱吾君賜也母使兒德僅僅飽我始贅江公有女弟嫁於黃而寡齒與太淑人均也

太淑人要以歸於共甘苦者終身無間一弟少而失母
太淑人曰母以為後姑累躬撫之至受室猶不廢撫諸
為德非一具孝廉所自草狀中太淑人少喜讀書通孝
經大義老而彌篤至篝燈展稗官野語達丙夜亡倦於
女紅亦差次之既疾革語孝廉吾婦於若家者七十四
年與迺公別三十六年而合合而以若勲業報迺公幽
明兩無負矣太淑人舉僅一子即孝廉隆萬間名臣一
女適陳瀚孫男三承熙娶於游為東州女承熙娶於陳

為憲副復升女皆以孝廉任中丞勲績補胄子上舍工
文章承烈幼未聘女二長適陳一是次幼未字曾孫女
一所祔鰲江公之兆曰龍卧山志曰余於狀見女德焉
見臣道焉見子道焉見君澤焉太淑人之共贈公與繼
姑也其佐鰲江公也與成孝廉也女德備矣孝廉不愛
其才為縣官興文教理賦獄激揚清濁最後嶺右之役
興輦路藍縷以淨不毛然所餒填功多於俘馘不以威
力傷聖主仁不亦稱臣道乎祿養太淑人者二紀餘而

卒能奉持於股掌間以高朗終生榮死哀不亦稱子道乎孝廉束脩行成文以文庸武以武畀纖芥必錄施報必厚寵榮光大上及三世然竟不以惜材之故而奪其志也敬肅而還和氣磅礴寰宇以竟吳氏之盛而豫太淑人於老者夫孰非君澤也是宜銘

銘曰鼎鬲之穹隆兮綸綍煌煌屈蟠虬龍兮宰如其封兮窈如其宮兮是人倫之盛際而太和之所嬋鍾也乎

潘配吳伯姬墓誌銘

新都潘次君召南娶於吳

闕

文事游大人而吳卒之恒痛吳之弗獲離天也脩女德而弗及顯也手事草以授方中丞以靖俾狀之再授汪司馬道昆俾傳之卜葬葬有日矣三授不佞請一言以文幽宮之石不佞故善司馬伯仲而材之恒不克辭乃為吳伯姬志曰吳世世邑豪族有司馬寧御史瀚者再傳而太學思誠舉一女是為伯姬心貴之偃蹇其夫而是時有所善郡諸生潘公侃者其家世敵又訾俱傾邑

也部使者婁試潘公皆甲而次君其愛子美而藝敵也
年人敵也乃許潘公禽而太學故任俠操萬金受江孺
田募民焚牧其間子其息而中讐盡失所受田邑邑成
疾度不可起乃歸伯姬次君時潘公晚成甫舉鄉薦而
性嚴重嗃嗃諸兒婦少可當意者伯姬能盡洗其家豪
隱約共婉精志內政不逾月而中外稱之即潘公為霽
嗃嗃矣而太學病甚且革手二孺子坡增而屬伯姬曰
以累若吾有子不幸晚若真吾子也復顧二子吾不父

若矣若姊代吾父若矣伯姬伏哭唯唯為飭治身後良
備而增坡弱業已有非意侮伯姬出笑閉之他所共給
至毀橐以紆母靳而伯姬竣事趣還養潘公夫婦逾謹
時潘公已謝汀倅約三子吾不能如陸大夫數數溷若
食我遞以月伯姬仲婦當得仲月至期廣募方品選肥
脆而手調其餽候潘公每舉筋必既既而笑曰小損之
母令老人口爽也而容過潘公者更戲公請過公必以
仲月潘公凡五醺女而衿輦於伯姬乎取咸內親倚伯

姬目之姊不以嫂姑鈞禮也久之邁冠警當從次君辟地真州而坡增稍立有婦矣伯姬之繼母程屬末疾乃謂坡婦黃若留養謂增婦王若偕我而侍所生譚與之邸王故侍御獻芝女故嘗與伯姬受詩書公宮而會伯姬舉子之恒十年而就外傅矣已其傅辭去伯姬口授之恒毛詩至樛木谷風泣然顧王曰谷風怨而不怒命也如之何樛木順矣王起謝受教母譚時時語伯姬二豎子壯任賈矣母亦藉若力而糊其口於四方奈何令

母子傳食而家乎伯姬乃請於次君損些當申賈以與
坡增曰第如蕪湖蕪湖東南一都會也而近於是譚獲
以坡增行甚適也而伯姬亦從次君還里中侍舅姑會
姑病且劇以迨於死伯姬相其夫備戚易而亡何譚亦
死伯姬哭譚如其姑已而微知坡增之挫賈也絕口不
復問母錢所以資共如恒時既乃歎曰我家於潘而索
於吳人且謂我何我以不忍亡者易箒語而至此於是
益精志為儉勤以佐次君政旁產兩舍益拓次君多內

璧伯姬咸女蓄之有驕不受蓄者伯姬如弗聞也徽俗婦工妬以伯姬不工姑則尤之且教以姑伯姬行意故自若次君又多外嬖而好客客至呼酒用咄嗟具小緩厲聲隨之伯姬不答第益督視厨人遽相屬也竟酒次君始改容以謝伯姬亦如弗聞也而之恒長其客進於次君伯姬矚之曰客非而父居平客也是多長者雅步而從容於辭不然吾里族晨得一餅三分之以待肝夕而漿酒藿食以事若然之恒為古文辭工甚顧不利有

司次君錮之室而課其業頗厲伯姬好謂曰而父悔棄
身賈欲以而廓而王父志也而無薄公車業吾欲使而
兩舉其肘以左顯今右顯後耳復嘆曰謬矣而母旦暮
人也馬能族而顯也蓋是時伯姬已有血疾力自強如
恒時亡何竟死矣去其生甲午僅四十又八之恒娶吳
為太學一莊女次之怡聘吳為公選女孫男二佛大佛
可孫女一伯姬所稱德其司馬吳伯姬傳中司馬之弟
仲淹請諡伯姬以懿而曰之恒志也余曰古有之於仲

淹婦亦有之雖然不可以已乎是當從司馬銘曰

母以子貴世所腴兮其以子賢抑亦鮮兮婦德則
潛疇為闡兮有斐君子汪若方兮傳之狀之俾不亡兮
我銘其幽潛以益光兮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